



## 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### 《李自成》第一百二十九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10

[作者] 姚雪垠

[单位]

[摘要] 五月二十一日，义军继续整天打炮，比前两天更为猛烈。义军的大炮主要是对着丁、杨两军的营垒，好像故意对左军留有情面。因此在水坡集的大军中，到处是猜疑和谣言，使左营将士感到气愤。丁启睿和杨文岳虽然在他们各自的营中严禁谣言，但是他们自己也更加对左良玉不相信了。

[关键词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五月二十一日，义军继续整天打炮，比前两天更为猛烈。义军的大炮主要是对着丁、杨两军的营垒，好像故意对左军留有情面。因此在水坡集的大军中，到处是猜疑和谣言，使左营将士感到气愤。丁启睿和杨文岳虽然在他们各自的营中严禁谣言，但是他们自己也更加对左良玉不相信了。在左营遭到各种猜疑的日子里，左良玉心中很清楚，对他的将领们嘱咐说：“你们要准备好，李瞎子很快就要以全力对付我们，果然不出他的预料，义军两天来除面对左军阵地已经修筑的十来座炮台之外，又在距他的中军大营二里处修筑三座炮台，其中一座是二十一日夜赶修成的，特别高大。还有一座两丈高的望楼，可以清楚地观察左良玉大营中的动静。”二十二日黎明时候，左良玉发现了这座新筑的炮台，他立马在炮台对面的高处，仔细观察，看出了对方的弱点：炮台虽然在义军的营寨旁边，但是还没有和营寨连起来；炮台前面的壕沟也没有挖好，更没有布置树枝等障碍物；炮台本身也没有完全筑好，大炮还没有架起来。他又仔细观察营寨，发现寨中人马好像并不多，似乎有别的调动。最明显的是：在炮台旁背土和掘壕沟的，竟然大部分是妇女。他想：准定是闯王今日或明日有大的举动，所以这里人马不多，连妇女也用上了。左良玉又观察了一阵，决定趁现在赶快派一支骑兵去夺占炮台；夺占以后，能守就守，不能守也要想办法把炮台拆毁。因为这座炮台上如果架起大炮，对左营的威胁实在太大了。另外，他又寻思：应当把义军的营寨也夺过来，如果能够牢固地占领这座营寨，就可以将义军三面包围的阵势冲破一个缺口，甚至从这里打开一条通往开封的道路，那样，整个局面就可以完全改观。想到这里，左良玉的眼睛亮了起来。他立刻下令，派出一支骑兵去攻占炮台。他自己也全副披挂，亲自督战，希望一鼓作气，取得成功。这座营寨原来是袁宗第驻扎的地方，如今他正在岳王庙参加闯王主持的军事会议。他的人马在这一带分建了三座营寨，这座营寨中原来驻有两千步兵和一千骑兵，可是一部分调往别处使用，一部分奉命在帐中睡觉休息，以便蓄养精力，参加决战。目前正在守寨和修筑炮台的加起来不足一千人。另外从健妇营来了几百名女兵，也在帮助修筑炮台。闯王本来不愿抽调健妇营的人，因为红娘子怀孕，慧梅又走了，红霞和慧琼毕竟不如慧梅能干。可是后来经不起红娘子一再要求，慧琼等也在高夫人面前一再请战，才答应让她们派一部分健妇来修筑炮台和挖掘壕沟。红娘子虽然身上不利，但因为不放心，所以还是亲自前来指挥。炮台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张鼐的火器营弟兄和罗虎的二百名孩儿兵。这时张鼐正在指挥弟兄们将三尊大炮从下面往炮台上运。这座炮台是用黄土装在麦秸编成的草包里，然后把草包一层一层垛上去筑成的，不需要打夯，筑得比较快。目前健妇们正在把最后一批草包抬上去，也有些姐妹们正在加紧挖掘炮台和前边的壕沟。忽然，一个健妇惊叫了一声：“敌人来了！”大家抬头一看，果然一支左营的骑兵正向这边迅速冲来，势如飙风。这里的弟兄们、女兵们和孩儿兵们正在干活，虽然身边带着刀剑，可是都没有盔、甲，战马也挂在后面十几丈远的树上。幸而在炮台下面还筑了一些小的堡垒，里面安放着一批较小的火器，是为保护这一座炮台用的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些弟兄奔到堡垒中，燃放了一批火器，把第一排冲到附近的骑兵射伤不少。就在这片刻之间，张鼐已跃上战马，大喊一声，冲了出去。他身边的几百名弟兄也都纷纷跃上战马，跟着他一起冲去。他们虽然是仓促应战，但一个个勇气百倍，并没有把官军放在眼里。官军连日来又饥又渴，又慑于闯王义军之名，不免有些胆怯，加上战马的体力不足，所以同张鼐的人马稍一接触，便败下阵来。左良玉站在后面不远的地方督战，一看自己的骑兵退了下来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挥剑把第一个逃到他面前的千总斩首，大喝道：“不准退！再退全部斩首！”他马上命令身边一个平时作战勇猛的副将亲自领兵向前，人马又增加了一批，合起来有两千五百骑兵。那个副将一马当先，向着张鼐那边猛冲过去。左军将士看到千总被斩，又见副将如此英勇，也都振作起来，冲了上去。张鼐虽然勇猛，毕竟人马太少，左冲右冲，逐渐陷入包围。但他知道，万不能后退一步；后退

一步，不但炮台会被夺去，营寨也会丢失。红娘子在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场厮杀。这当儿她已把健妇们组织起来。人人上马，准备冲杀。眼看张鼐被围，正在竭力苦战，她马上吩咐慧琼说：“慧琼，你带姐妹们去救援一下小张爷，从左边冲过去。我在这里守炮台、营寨。去吧！”慧琼正在为张鼐担心，早就想杀出，一听到红娘子的命令，马上把宝剑一挥，对女兵们喊了一声：“姐妹们，随我杀出！”女兵们虽然没穿绵甲，而且为修炮台累了整夜，现在却一个个像猛虎一样，越过炮台外很浅的壕沟，冲向敌人。她们在慧琼的带领下，并没有直接去救被围在右边的张鼐，而是在敌人的左边突然冲杀起来。官军不得不分散兵力来应付这一批健妇。张鼐乘此机会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冲出重围。于是这两支人马，左右呼应，互相支援，来回杀敌。由于他们的人数比敌人少得多，想把敌人杀败，根本不可能；但是他们的战马吃得饱，饮得好，十分矫捷，人也十分勇猛，所以官军想把他们再包围起来，也不容易。正在这时，又一支官军的骑兵冲杀出来，显然，左良玉是决心要把张鼐和慧琼这两队人马包围消灭，夺占炮台。红娘子见状，十分焦急，如果不是因为怀孕，她早就冲出去了。忽然，一个声音向她说道：“邢大姐，让我们去吧！”红娘子一看，原来是罗虎在请战。她马上果断地下令：“好吧，罗虎，带着你的孩儿兵，从右边猛冲过去。先用箭猛射一阵，再冲进核心，免得自己的小兄弟多有死伤。”罗虎刚走，又有一支左营的骑兵绕过交战双方，直向义军的营寨扑来。左良玉认为，只要冲进义军寨中，义军就会整个崩溃，炮台也可唾手而得。而这座营寨不过是个小土寨，寨墙不高，守寨的人又不多，看来要冲进去并不很难。带领这支骑兵的是一个有经验的参将，他发现寨西边的地势较高，便率领骑兵先绕到西边，然后来一个猛冲。可是没有想到离寨西门约摸一箭之地，是通向开封的大道，而中原地带的大道由于年年月月，大车通行，被轧得很低，往往比普通的地面低几尺，最低处甚至有一人多深，这在河南被称为大路沟。眼前的这条大路沟经义军稍加改造，两岸格外陡峭。左营的骑兵冲到这里，不能前进，正在徘徊，突然寨上火器、弓弩齐发，顿时死伤了不少官军。那个参将并不惊慌，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地形，立刻发现右面不远处有一段大路沟很浅，他便将人马往右面带去，打算从那里攻进营寨。这时奉命在寨中睡觉休息的义军早已被杀声惊醒起来。为首的两个义军将领都姓白，一个是白旺，一个是白鸣鹤。他们早已注视着这支企图劫寨的官军，刚刚看见官军冲到大路沟边，便发射了一阵火器、弓弩。现在看见官军又从右边绕过来，白旺和白鸣鹤商量了一下，便各率五百骑兵分两路出寨迎敌。由于义军来势很猛，官军禁不住纷纷后退。大约退了一里多路，那个参将发现义军人马并不多，而且没有后续人马，立即拨转马头，挥军再战，挡住了两支义军的攻势。正当双方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在岳王庙开会的义军大将们也都听到了杀声。袁宗第听出杀声来自他的营寨，情知是左良玉派人劫营，立刻一跃而起，率着自己的亲兵飞驰而去。李自成担心袁宗第吃亏，便忽地站起来，要自率标营亲军前去救援。刘宗敏也马上站起来，劝阻道：“今日与往日不同。往日我们兵将很少，每遇打仗，你不顾危险，身先士卒。今日我们兵多将广，何用你大元帅亲自出战？我去！”说罢，迈开大步就要出去。宋献策起来拦住，说：“大元帅不能去，刘爷也不必去，这事用不着你们亲自出马。我看左良玉决不是倾巢而出，仅仅是想夺取炮台，占点便宜罢了。派任何一位将军去都可以。”闯王觉得有道理，便对刘芳亮说：“明远，你替我走一趟吧，率领一千骑兵前去驰援，要是有困难，这里再派人马支援。”等到刘芳亮赶到炮台附近，左良玉已经收兵了。左良玉本来是想乘营寨空虚，奇袭得手，并不想大打，后来看见袁宗第率人马赶来，他知道时机已经过去，不愿继续座战，便赶紧鸣锣收兵。袁宗第和张鼐赶快督率生力军，将大炮运上炮台，将炮台加固，又将没有挖完的壕沟全部挖好，防守的事情也布置得十分周密。从下午开始，这尊大炮便不断地朝着左营打炮，有的炮弹刚好落在中军营，也有的炮弹穿过中军营落到更南边的营寨中，炸伤了不少人马，这给左营造成很大的威胁，人人惊慌不安，许多人躲到壕沟里面。炮火最猛烈时，连左良玉也不敢留在大帐。他故作沉着，缓步躲到壕沟。直到天黑时，炮声才渐渐稀疏。由于左良玉的营盘成为义军的炮火的主要目标，左良玉又亲自督战去抢夺炮台，左营三天来所受的猜疑登时减少，对左良玉的谣言也平息了。然而这种变化已经挽救不了官军的败局。从崇祯十三年冬天开始，李自成的部队开始注意火器的重要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张鼐的火器营成了一支进攻官军的可怕力量。目前，炮台准备就绪，很快就要对官军猛烈进攻。二十二日晚上丁启睿又召集紧急会议，研究作战方略。大家都没有主意。杨文岳仍然主张进攻。他心里想：进攻纵然失败，也不过是溃乱，比不进攻而自溃总要好得多，至少朝廷不会治罪。但别的人都不同意，所以会议还是毫无结果。最后，丁启睿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明天再议吧。”到了半夜，左良玉通知他麾下所有参将以上的将领到他的大帐中听令，并命令他们严守机密，对于来大帐听令的事，不许使别人知道。将领们陆续到来，他们看见大帐外戒备森严，左良玉的标营亲军已经站好队伍，牵着马等待出发。大家心里忐忑不安，不知道将下什么军令。有一个将领轻轻地问他的同事：“是不是我军要独自杀开一条血路直趋开封城下？”对方轻轻答道：“也许是，马上就会知道了。”所有来到的人都匆匆地走进大帐去了。外面一片寂静，人马无声，只有繁星和下弦月缀在天上，照得地下人影幢幢。在对面义军营中还闪着火光。所有站在大帐外面的骑兵和步兵都把心提得很高，不知道马上如何出战。趁着众将来到之前，左良玉从后边走出大帐，独自来到一个小土堆上，向对面敌营瞭望。一群亲随兵将都站在土堆附近，大约在两丈以外，不奉呼唤不敢走到他

的身边。大家肃静无声，连轻微咳嗽声也不敢发出。每遇左良玉心情不佳或将要做出重大决策时，他最讨厌左右人打乱他的安静，日久成了习惯。今夜，他要决定的事情实在关系重大，也许算得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决定。像今夜这样的决定，在贺人龙、李国奇、郑嘉栋等大将都较容易，然而他和贺人龙等大将不同。他在全国将领中声望较高，兵力较强，目前人马在十万以上，他自己受封为平贼将军，麾下总兵和副将职衔的将领成群，荣誉和权势远超出一般镇帅之上。十几年来，他很少打败仗。尤其自从崇祯十二年在罗猴山受过一次挫折之后，他每遇战事总是小心筹划，大胆进攻，独当一面，不愿受担任督师或总督的文臣节制，朝廷上都骂他骄横跋扈，然而他总是处在胜利之中，不断地建立功勋。特别是对张献忠作战，他几乎是每战必胜。所以荣誉和权势都使他对今夜要做的决定大为苦恼。前天他就在思虑着这一挽救全军的办法，临到行动关头，他却不能不踌躇了。他继续站在土堆上，在星光月色下默默思忖，下不了最后决心。突然，他看见就在昨天他想夺占的那座炮台左右，又出现了两座黑影，使他顿吃一惊。他推测：这必是对方在天黑以后赶筑起来的两座炮台，大约不到天明，三座炮台上的大炮就会一齐向他营中打炮。他愤愤地骂了一句：“李瞎子要专打我了！”顿时下了决心，不再犹豫。当他回到帐中时，将领们已经来齐。大家见他进帐时神色严峻，嘴唇紧闭，知道战事临到了决定关头。但是都猜不透他如何决定，有人猜想他可能按照几天前的主意，下令向敌人全力进攻，夺取正北的炮台和营寨，直趋开封近郊，背城扎营，以求立于不败之地。有人知道向闯营进攻不易，胡乱作些别的猜测。等他坐下以后，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脸上。整个大帐中静悄悄的，气氛紧张。倘若此时有一枚绣花针落在地上，大概也会被人听见了铿然声音。左良玉先向按官职高卑分两行肃立的众将官扫了一眼，轻声问道：“如今这局势，你们都清楚。你们看，这个仗，应该如何打才能够使我们全军不至于溃败？”众将领相顾无言。从正东方传过来三次隆隆炮声。左良玉心中明白，这是敌人故意向了启睿营中打炮，使他不提防正在赶筑的专门对付他的另外两座较大的炮台。他因为自己看透了敌人的诡计，不自觉地嘴角流露出一丝冷笑。随即，他又用威严的目光追视众将，等待他们说话。一个职位最高的将领见别人都在望他，他习惯地轻轻清一下喉咙，回答说：“请大帅下令！职将等追随大帅多年，大帅要我们怎么打，我们就怎么打。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全凭大帅一句话。”他看大帅并未点头，又接着说了一句：“或夺取上游水源，或直趋开封城下，请大帅斟酌，但不可迟疑不决，误了大事。”左良玉听了这些话，全无特别表情，于是转向一位素有智囊之称的幕僚，轻轻问道：“局势如此不利，你是智多星，有何善策？”这个幕僚本来想劝他退兵，但是不敢说出，怕的是一旦退兵会引起全军崩溃，日后追究责任，他就吃不消了。略一思忖，故意说道：“依卑职看，拼力北进，打到开封城下，也是一个办法，大帅以为如何？”左良玉冷冷一笑，摇头说：“已经晚了。”于是帐中又一阵沉默。左良玉知道大家拿不出好主意，目前时间紧迫，也不允许在这里商量太久。他严肃地望望大家，说：“目前想去开封，为时已晚；要进攻李自成大本营，夺取上游水源，断难成功。惟一上策是离开这里，立刻离开，不能等到天明。”全体都吃了一惊，所有的目光又一次都集中注视在左良玉的脸上。他带着焦急和愤怒的眼神，继续说道：“刚才我看见贼营又在修筑两座炮台，连白天修筑的一共有三座大炮台。等黎明修成后，必然会向我营一齐开炮，敌人的三十万人马看来也会同时向我们进攻。到那时，丁营、杨营会先我们而逃。他们一逃，我们三面作战，也许是四面被围，再想退走就来不及了。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离开这里，先走为上。”有人问道：“我们现在一走，丁营、杨营还有虎营，这三营怎么办？”左良玉冷冷地说：“那就得听天由命了。如今保我们左营十二万将士的性命要紧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”又一幕僚问道：“倘若丁督师、杨总督、虎镇的人马一旦覆没，朝廷岂能不问？”左良玉向他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说：“朝廷事我早看穿了。今日只说今日，保我们将士要紧。日后事何用今日担忧！”那个幕僚吓得不敢再说话。左良玉又说道：“我们先往许昌撤退，到许昌立定了脚跟，再作计较。”有些人明晓得许昌不是立足之地，但也不敢多问。其实左良玉话虽然这么说，他的目的也不是驻军许昌，而是要从许昌直奔襄阳。他认为河南已经完了，在中原决无他左良玉立足之地，只是他不愿马上把奔往襄阳的话说出来。大家正等待他说出如何能够全师而退，左良玉忽然提高声音说：“诸将听令！”所有的人都一下紧张起来，恭敬地站直身子，注目望他。只听左良玉非常清楚地把退兵的部署一条一条说了出来。哪一个将领在前开路，哪一个将领在后护卫，哪一个将领居中策应，他都考虑得十分仔细，说得十分明白。最后，他命令诸将出去后马上整队，等他的号令一下，立即出发。负责在前开路的将领问道：“我们向西南去，要穿过了营、杨营的部分驻地……”左良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：“事到如今，管不了那么多！”众将肃然退出。大约到三更时候，有几个骑兵从左营中军奔出，分向左军各处。没有号角，也没有人大声呼叫，但见各部营寨的人马都按照预定的部署开始向西南迅速开拔。当他们经过了营、杨营的部分防地时，冲乱了这两营的人马。丁启睿和杨文岳都派人来找左良玉询问：“是何缘故，忽然撤走？”左良玉根本不见他们的人，只命他的中军简单回答：“奉了皇上十万火急密旨，要绕道去救开封。”来人又问：“救开封为何往西南退走？”“此系机密，不便奉告。”左营人马就这样直奔西南而去，顺路还夺取了丁营、杨营的一些骡马。丁、杨两营的将士事出意外，赶紧出来拦阻，同左兵互相杀戮，各有死伤。但左营的将士不敢停留，一面砍杀，一面放箭，一面急忙赶路。丁启睿在帐中急得顿足叹气，不知所措。他早就害怕左良玉来这么一手，今天果然如此。他只得去找杨文岳商议，可是马上有人报告他，

杨营也匆匆撤走了。原来，杨文岳曾有项城火烧店的经验，那一次他几乎未能逃脱，全亏将士们把他强拥上马，撤下了傅宗龙，才保住一条老命。现在一见左良玉逃走，他不管督师丁启睿生死如何，马上将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向南方奔逃。丁启睿知道杨文岳已经扔下他逃走，赶快在他的亲兵亲将的保护下向东南狂奔。由于逃得太急，连皇帝赐他的尚方宝剑也丢掉了。在逃走的路上又丢掉了督师大印和皇帝敕书①。①敕书——在任命他为督师时皇帝下的一道敕书，等于任命书。总兵虎大威原归杨文岳指挥，本想保护杨文岳一起逃走，没想到杨文岳没有给他打招呼就先逃走了，接着听说了启睿也逃走了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便率着自己的人马也向东南方向逃走。官军整个崩溃了。十七万人马分为几支：大支是左良玉的部队，另外是杨文岳一支、丁启睿一支、虎大威一支。在逃跑的过程中，每一支又分为若干股，互相争道夺路。将士们恨不得自己比别人多生两条腿，或能长出一对翅膀。惟一不同的是左良玉的人马。虽然也是逃离战场，但是一路上部伍不乱，哪一个将领在前，哪一个在后，哪一个在左，哪一个在右，基本上都能按照他的命令行动。他的帅旗已经卷了起来，由掌旗官手下的兵士扛着，紧紧跟在他的后面。他自己虽然换上了小兵的衣服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全军主脑，一切情况都有人随时向他禀报，他也随时发出必要的命令。士兵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，可是他的亲兵亲将，特别是中军营的将士，都晓得他的所在。这些情况确实表现出左良玉不惟经验丰富，而且确有大将之才。不仅如此，对于如何应付义军的追击，如何迎击义军的拦腰截杀，他胸中也全有准备。他虽然骑兵不多，不足一万，但都是在打张献忠时经过恶战锻炼，比较精锐。他命令骑兵一部分在后掩护，一部分分在两翼。还派了许多游骑在三四里外巡视，如发现敌人，一燃火光，全营马上可以占据地形，等待迎战。另有二万步、骑精兵作为中军营，随着他的最精锐的帅标营三千人马，一同前进，倘若某处出现危急，随时可以策应。太阳慢慢地上了树梢，左军经过紧张的奔跑，已经走出五十里以外。骑兵还不怎么样，步兵已经显得困乏。几天来大家水喝得不多，东西也吃得不多，在平时也许跑五十里还能保持精神，今天就不同了。左良玉很庆幸李自成不知道他会逃走得这么快，不曾派人马拦住去路。又走了一二里路，他们发现义军的骑兵追了上来，人数约有二万左右。左良玉心中一惊，立刻命令后队做好迎战的准备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支义军并不逼近左军，总保持着二三里路的距离。有时派出小股骑兵前来骚扰，并不认真打仗，与左军稍一接触便退了回去。就这样，左军在前面走，他们在后面走，好像是送行一般。左良玉发现前无伏兵，后面的追兵人马不算多，也不穷追，开始放下心来。他担心人马过分疲倦，倘遇意外，不能仓促应战，便下令全军赶快休息打尖。在打尖的时候，部队还是十分整齐，摆好了迎战的阵势。闯王的骑兵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，偶尔有数十名至多数百名骑兵走到左军附近窥探，可是左良玉的骑兵一迎上去，他们便赶快退走。不一会儿，左营将士们都吃了干粮，饮了冷水，精神恢复过来，马也饮了水，大军又继续前进。义军也照样在后面跟随，仍不逼近。左营的将领一般都富有作战经验，见此奇怪情形，丝毫不敢松懈。也有些人心中感到纳闷：为什么李自成的这一支大约两万人马不穷追猛打呢？他们人数虽少，但这些日子来休息得好，精力旺盛，如果猛冲一下，左军是会吃亏的。这么想着，有人就在马上小声议论起来。左良玉知道将领们心怀疑团，在马上望了望左右亲随，说：“这有什么可稀罕的？自古打仗，谁都知道有两句话，就是‘穷寇莫追，归军莫遏’。现在我们不是打了败仗，是全师退出水坡集，奔往许昌，万众一心，军容严整。李瞎子不愿同我们打硬仗，怕损失他的人马。他们跟在后面为什么？还不是想把我们沿路遗弃的军资抢去，看我们有机可乘时捡点便宜。要紧的是我们自己不疏忽大意，不给敌人便宜捡。”一个身边的将领说：“大人，跟在我们后面的只有李瞎子的一部分人马，我担心他的大军会随后追到。”左良玉说：“我想，他吃柿子捡软的。眼下他的大部队人马，正在一心一意地去消灭了、杨两军，两天之内不会全力来追我们。”一个常在身边的清客向他奉承说：“大帅知己知彼，用兵如神，全师而退，未失一兵一卒。自古名将用兵，罕有如此……”左良玉摇摇头说：“眼下还应该多加小心，可不能轻视李瞎子这个人。他善于用兵，非张献忠可比。”那清客见自己的话不对左良玉的口味，赶快在马上拱手说：“是，是，大帅所见极是。”当左良玉从水坡集逃走的时候，李自成正在岳武穆庙中。因为已经侦知左良玉同丁启睿、杨文岳的意见不合，且处境十分困难，所以他特来这里同罗汝才、刘宗敏、宋献策等商量天明后如何集中更多的大炮攻击左营，迫使左良玉丢下了、杨两军先逃。可是谁也没有料到，竟然不等到天明，更不等到他们再用大炮猛烈轰击，左良玉就慌忙地逃走了。在当夜前来参加会议的大将中，郝摇旗到得最迟。连日来他一直率领游骑在水坡集南面放火烧麦子，扰乱敌营，监视官军动静。当他正要前往岳王庙时，得到禀报，说水坡集的官军营寨中人马声音杂沓，不知出了何事。他赶紧吩咐“再探”。自己飞马来岳王庙，向闯王报告了上述消息。大家一分析，认为很可能是敌人趁黑夜逃走，但具体情况不清楚。正在商量如何出兵追击时，水坡集方面又有飞骑来到，向闯王禀报说：左营大军正从西南方向逃走，可是部伍不乱，有上万骑兵殿后，两翼也有少数骑兵。得到这个探报，李自成、罗汝才等一下子心中全明白了。这突然的变化打乱了李自成已经做好的部署。在片刻之间，他重新做了一番思虑，正要发出命令，郝摇旗忍不住走到他的面前，说：“闯王，让我带自己的弟兄去追左良玉这小子吧。我的人马驻在朱仙镇南面八里处，要去追他们很容易。”李自成没有理他，下令李过和袁宗第率领二万骑兵和三万步兵前去追击。如何追击，他也做了一些指示。又命刘芳亮率

一万五千步兵进入水坡集，剿灭明朝尚未退走的部队，搜集遗弃在水坡集一带的骡马和各种军资。这样命令之后，他又望望罗汝才，把追击丁启睿、杨文岳的事情交付给他，并从自己手下拨出一万人，也归罗汝才指挥。郝摇旗再也忍不住了，跳起来说：“闯王，大元帅，你把我急坏了！如今老左逃走，你为什么还不派我去追赶？我去拦腰截住，准能把左营人马冲得五零四散！”闯王笑道：“你太看轻老左了，所以我不让你去追击。万一你又因为轻敌吃了老左的亏，岂不后悔无及？”郝摇旗说：“难道我跟着你是吃白饭的？俗话说：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今日你不让我去追赶，那我只好解甲归田了。有痛快仗不叫我打，要我这个人在闯王大军有什么用呢？”闯王又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给你一道军令，让你率领手下人马，专找虎大威，盯着他不要放，能把他消灭就消灭掉；不能消灭，也要打得他没有力量再去救援了启睿和杨文岳。好，你赶快去吧。”郝摇旗高兴地说：“好！虎大威也是朝廷有名的战将，我找他算账去，不让他轻易跑掉！”说罢就匆匆地退了出去。李自成又把如何搜集明军遗弃的各种物资、如何搜抄逃散的明军、如何处置俘虏等许多事情通盘想了一下，对宋献策说：“军师，我同捷轩去追左良玉，你和一功留下来。天明以后你们就去水坡集坐镇，这里的事情都由你二人主持。如何接应追杀了启睿、杨文岳、虎大威的人马，也统统由你们相机处置，不必等我回来。”宋献策说：“请大元帅放心，但愿老左这一仗飞不出我们布下的罗网，将其活捉或阵斩，使各路官军闻之丧胆，崇祯从此更无能为力。”刘宗敏接着说：“使他无处可逃，逼得他阵上自尽，那样的下场也行啊。”李自成心里也巴不得将左良玉捉获或者杀掉，但他不愿预先把话说得过火，因此他没有做声，也没有笑容，匆匆地看一眼身上的披挂，就带着刘宗敏离开了岳王庙。他们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出发，向南大约走了十里左右，来到一个三岔路口。闯王分给刘宗敏两千骑兵，说：“今天的事来得突然，手头可用的兵没有我们原来商量的那么充足，你带两千人马去吧，赶快去，能捉就捉到，不能捉就把他阵上杀死，总之这一次不能放他轻易逃走。”“我知道，就按我们昨天的想法去做。估计等我遇着他的时候，他身边人马已经很少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”闯王点点头，挥一下手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走！”将近中午的时候，左军人马又奔跑了三十里路，从后半夜算起，到现在已跑了七八十里，步兵早已十分疲倦，只是由于都想逃命，才勉强鼓着劲，继续赶路。原来部伍十分整齐，现在开始显得乱了。所好的是，前路没有拦阻，没有遇见埋伏。现在他们已经发现，在李自成的骑兵后面，还有很多步兵跟随着，但步兵同他们相距很远，大约在十里以外。跟他们接近的只有那二万左右的骑兵，仍然像早晨一样，不紧不慢地跟着，偶尔有小股骑兵靠得较近，左军一迎上去，对方立刻就退走了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左良玉在马上望见前面三四里路外有一个较大的市镇，炊烟缭绕，似闻牛、羊、鸡、犬之声，后来又听到一头驴子的叫声。看来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从这里逃走，所以仍然像往日一样，留在市镇里面。这情况使他十分高兴：既然这个相当大的市镇安堵如常，鸡犬不惊，可见并没有李自成的人马在这里拦截；倘若有“贼兵”在此，老百姓早就逃空了，不会听见这些家畜家禽的叫声，如同平时一般。他在心中笑道：“人们都说李瞎子善于用兵，且有宋献策等为之谋划，今天看来，真是吹得过火。他们竟然没有料到我会向许昌退走，不知道在这里阻拦，真是疏忽可笑。”刚刚在心中说了这话，他看见前队人马忽然停住，而后面人马仍在继续向前走，道路拥塞起来，部伍混乱了。他厉声喝问：“前军为何不进？”一个偏将从前面策马奔来，向他禀报：“前面有一条深沟，宽约八尺，深约七尺，挖起来的土堆在西岸，使壕沟更难越过；顺大路蜿蜒不绝，不知究竟多长。对岸树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，看来我们是中计了。”左良玉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那木牌上写的什么字？”偏将惊骇地说：“那木牌上写的是：‘左营溃于此地，降者不杀！’”左良玉才知道果然中计，不禁心惊肉跳。但是他故作镇静，骂了一句：“瞎贼妄想！老子会全师退到襄阳！”这句话刚刚骂出，又一个将领骑马奔来，从怀中取出一张纸递给左良玉：“大帅，请看。”左良玉打开那张纸，认得上面写的四行字是：奉告昆山将军，君乃釜底游魂；速速率众投降，免遭兵溃成擒。“从哪儿撕来的？”左良玉大声问。“在壕沟这边一棵树上撕下来的。”“从左边绕道！”左良玉担心敌人从右边包围上来，认为左边比较安全。可是刚才跑来的那个将领说：“不行，大人。你瞧，左边数里之外，贼兵旗帜甚多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一直跟在后面的二万名追兵陡然擂起战鼓，杀声震天。左良玉立即命令后军拼死应战，不得后退一步；又命令前军：“填壕！立刻在壕沟上填出一条道路！”他自己策马向前，督率将上填壕，但缺乏工具，不可能很快地填出一条路来。最前面的步兵没有办法，只好向左右散开，打算寻找浅处过去。可是数里之内，几乎没有浅的地方，最浅处也有五六尺深。左军一看这个情况，更加大乱，互相拥挤。前面的人先跳进壕沟，还没爬上对岸，后面的人又继续往里跳，一时沟里跳满了人。左良玉的中军骑兵，看到这种情形，没有办法，只好也策马过壕。马蹄踏在下面步兵身上，引起一片更大的混乱，一片惊人的惨叫。等左良玉来到沟边，壕沟里已经填满了死伤的步兵，有些骑兵跳下去后也落下马来受了伤。左良玉再也顾不了他的人马，吩咐左右的亲兵亲将说：“立刻过壕……”说了以后，他就狠狠地在马上加了两鞭，马跳起来，但因为将士拥挤，没有跳过对岸，落在壕里，马腹碰上下边的刀枪。他的亲兵亲将拼死来救他，有的先过去了的人也在那边拉他上岸。但是他的战马已经受伤，行动不得。一名亲将赶快把自己的马换给他，让他骑上。等他和亲兵亲将上了岸，后面的人马也开始潮涌而来，你推我挤，拼死争路。左良玉勉强把上岸来的人马整顿一下，正待向西南冲去，忽然从前面冲来几千义军的骑兵和步兵，拦住他们截杀。义军的旗帜上出现一个

“田”字。左良玉骂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，田见秀原来在这里等着！”左良玉明白别无办法，下令人马向田见秀的阵势猛冲，不许退缩。可是田见秀的人马并不同他死拼，只是不断地接仗，打了以后就稍微退一段路，然后接住再打，目的是使左良玉的人马不断溃散。这时在壕沟东边，义军的一万多骑兵攻得很猛，使左良玉的后队很难支持。左良玉看见后面乱得很凶，而田见秀的人马并不很多，便一面抵抗田见秀，一面准备派已经过了壕沟的部分人马去回救后军。他还严令后军大小将领必须拼死抵敌，不准惊慌乱逃。后军人马得到这条命令，又知道马上有人回来救援，果然不敢逃走。可是正在此时，左营将士忽然发现义军方面出现了闯王的大旗，还看见李闯王骑着乌龙驹驰向战场。虽然跟随闯王大旗驰来的只有三千骑兵，但是官军本来已在苦苦支撑，忽见义军又增添了人马，而且闯王亲自来了，精神顿时崩溃，再也不能抵抗，如同山崩似的，丢掉旗帜，各自逃命。壕沟早已填满半沟死伤的人马，活着的尚在挣扎，这时后队的步兵和骑兵又往里跳，又一次互相践踏、互相拥挤、互相砍杀。没有逃过壕沟的，在一场混战中有的被俘，有的自己跪下投降，有的被杀死在旷野上，有的落荒而逃。知道闯王本人来到战场，左良玉非常惊慌。他左右尽管已有五六千人马集结在一起，但已经没力量控制败局。他的儿子左梦庚和一些将领劝他赶快走。他顾不得后边部队的生死，率领这几千人马杀开一条血路，继续往西南冲去。闯王的骑兵正在沟东边到处追杀溃逃的左军，后面的步兵也赶上来了。他们全力消灭了未能逃走的大部分左军，但对左良玉本人却没有追赶。追随在左良玉身边的虽然只有几千人，连同后来跟上来的逃兵也不过一万几千人，人饥马乏，盔甲不全，十分狼狈，但在逃跑的过程中却是一股决死拼命的力量。田见秀不断地追杀、拦截，都无法阻挡这一股溃逃的激流。后来田见秀接到了闯王的命令，便不再穷追左良玉，把人马带回，一起搜剿在原野逃散的官兵。一个小将问道：“田爷，为何不追赶啦？难道白白地让老左从我们手里逃掉？”田见秀笑一笑，说：“咱们搜剿散兵吧。闯王自有布置，你怕他左良玉能够插翅飞走？”

---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[leisun@firstlight.cn](mailto:leisun@firstlight.cn)

